

现在是讲传统的时代，传统似乎开始得到尊重，这当然是好事。但并非所有传统都与现代文明合拍，而有些有益人类的活动却不见于传统，这也应该引起重视。这里谈散步，散步之有益健康甚至思维，不必多说。而传统社会，却甚少赋予散步以价值。孔夫子似乎就较少步行，他周游列国，都是坐车。颜渊逝世，他父亲颜路请求用孔子的车作为丧礼用物，孔子拒绝了，说我曾任大夫之职，不能徒步的，所以我儿子死时也不用我的车。可见孔子极讲究等级名分，传统社会等级森严，常常是当官的才能坐车，平民百姓则多徒步。尊官崇势的时代，散步之不被看重理所当然，所以歌咏散步逍遥的只能零星地见于“不达”的诗人笔下，如杜甫有句“羸老思散策”，所谓“散策”，就是指拿着手杖散步。陆游则云：“散步持书卷”。“安步当车”之类的话，也不过是彼时士人的故作旷达之语。

两千多年来，重车行，轻徒步，早就形成“传统”，至今不绝如缕。唐代韩愈闻幼童李贺善诗，亲自前往李家探验，李贺提笔写就一诗，题曰《高轩过》。给七岁儿童李贺印象最深的，竟是韩愈的高大车子。

今日官员之重车子、轻步行绝不亚于古人。有报章载很多官员出门必坐车，步行区间不出办公室至食堂，及办公室至机关大门之间。他们开会、赴宴、听歌、泡浴皆车子接送，一日步行距离不超过三百米。又某高校领导集体听课，从办公楼至教学楼，三区二三百米距离，他们不是步行，而是坐面包车，带上大量随从，前呼后拥，轰然而至教室。如此动静，要教师不侧目，不反感，不可能也。

笔者从前爱散步，家住本市东北角，喜爱黄兴路的“绿化带”，这“绿化带”，宽度总在二十米上下，长度则远至天边。高大的雪松、杉树将步行道全然荫蔽，黄杨等灌木及各类花草点缀其间，这真是散步者的天堂，暑假期间，我常常在这样的林荫道上散步，其乐融融。然而曾几何时，此路遭扩建的命运，茂密的林带全被铲除，终致一眼望去白茫茫皆成水泥路，而高楼频起，几年车水马龙矣。喧嚣加上空气的不佳，我的散步也不能不大折扣了。我们的城市日益成为宜于车行而非人行的城市，这是不争的事实。近日有同事劝我买一种“踏步”，是一种毯子，内置鹅卵石，踏步其上，利于活血舒筋，不必外出散步了。他说他自从用了“踏步”后，睡眠明显改善。

多年前，曾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小住，记得曾从席勒广场步行，穿行于街巷，车辆甚少，沿途所见的是油油的葡萄园、古老的城堡、优雅的住居，三三两两的行人，间或遇一、二家商店，也绝无巨大的招牌、吓人的橱窗，那店主，也不吆客，径自理他的物或看他的书。觉得这样的城市最值得散步逍遥，宜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又日本京都亦宜于徒步，车站大楼四周，多散步路线，可达多处名胜之地。我曾漫步于有名的“花见小道”，窄窄小道，而店铺林立。又曾从岚山渡月桥，去天龙寺，寺后穿过一条竹林小道，竹子挺立万竿，青绿色的竹皮蒙上薄薄的粉色，竹林深处，多建寺院，相沿游走，心满意足。

然则今日世上适合步行的城市亦不少见，关键尚在观念也。近日读到一篇题为《发达国家的新定义》的小文，引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长前阵子的讲话：“一个发达国家，不是穷人有车，而是富人搭公交。”作者说：“（市长此语）如今已成了发达国家的流行新定义，也成为全球城市的愿景。”他又说：“私人轿车对城市来说，其实是负面的暗示。”我认同波哥大市长和那位作者的观点。我们的城市建设者能否也能突破一些传统，改变改变观念，在规划城市发展之时，多多考虑城市街区的宜居，让我们平民百姓多些生活的便利、多些散步的空间呢！

也许一提到交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民警，很少有人知道还有这样的交警，每天面对的是重大工程、未开通道路的施工现场，大到全市性交通管理政策的制定，小到一块标志、一根标线、一组信号灯的设置，其中都有着他们的研判和决定。

肖滨就是这样一位“另类”交警，肖滨所在的办公室叫作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路政设施处综合科。肖滨写过一篇演讲稿，题目是《期待下一次的批评》。因为肖滨刚从事道路审批时，遇到的就是让她终生难忘的批评——那一天，肖滨接到奉贤区浦卫公路建设单位打来的电话，说当地村民堵了路不让施工，理由是“交通设计不合

理”。肖滨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一到现场，此起彼伏的指责声震得人头脑发胀，肖滨只听懂了一句话，就是“你们闭嘴，了眼睛瞎扯”。肖滨顿时感到万分委屈，这条5公里长的道路，三四十张图纸，肖滨可是一块块标志看、一组组信号灯查、一根根标线审，没少用了心。好不容易才明白了原委：原来，一条浦卫公路从中隔断他们的住宅和耕作的农田，而两边的隔离带又是全封闭的，因此，人和农用车都无法通过，除非去绕上很长很长一段路……当地一位老伯拉住了肖滨的手说：“你也要为我们多想啊！”

肖滨可以肯定，浦卫公路的交通设计是合理的，不设隔离带是不合理的；老百姓的诉

定州有一座中国最高的砖塔，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因为当年位于宋辽边境，曾被用来观察敌情，故名“料敌塔”。苏轼在定州任时，应曾登塔料敌。

料敌塔八角形，白墙灰檐。塔内文化遗产众多：宋人画了壁画，题了字，浓抹淡妆，潇潇洒洒；明人又作画，又题字，恭恭敬敬；清人又题字，端端正正。现代人的“题字”则豪放得多：字倒斜在楷行草隶篆之外，走向在横竖正倒斜之间，一扫封建味，绝对后现代，语言古色古香，内容千篇一律：“某人到

最初决定买下这套法国EMI的50CD贝多芬全集，是因为其中有法国著名指挥家克路易坦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贝多芬9部交响曲，以及他与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合作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克路易坦是我十分喜欢的一位指挥家，他是第一个与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与录制贝多芬9部交响曲的非德奥系指挥，他与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合作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也是公认的同类录音中的佼佼者，以前EMI出过单张唱片，惜乎失之交臂，因此，买下此套贝多芬全集，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况且，从国外网站网购的这套唱片集，价廉物美。面对如此诱惑，你根本无法抵抗。

贝多芬全集50CD套装到手后，自然先将他的9部交响曲和小提琴协奏曲听一遍。克路易坦处理“乐圣”的这些经典作品时，在保持其原有的英

曲听一遍。克路易坦处理“乐圣”的这些经典作品时，在保持其原有的英也欣赏完了。接下去，还准备将他的弦乐四重奏、钢琴三重奏、弦乐三重奏等室内乐作品都听一遍。当然，“乐圣”的室内乐作品仅听一遍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贝多芬的《英雄》《命运》《合唱》交响曲表现的是巨人般的雄健伟岸与升华，那么，他的室内乐作品呈现出了与其交响曲、协奏曲不同的美，“呢呢儿女语，恩怨相尔汝”，亲切，人性化，指向人的内心。比如那首为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低音提琴、圆号、单簧管、大管写的七重奏（作品20号），作于1779—1780年，当时贝

定州料敌塔

邵南

此一游。”此话的来历，至少要追溯到齐天大圣孙悟空。料敌塔脚下还有一座小塔，上面刻着一行大字：“建设东亚新秩序纪念碑”，标准的楷书，字口如新。一行落款，凿损难辨。金石之躯，居然寿不如人：不过八年，碎尸三段，委骨穷尘。登塔四望，定州这座普通的小城，丝毫没有边境的气氛。所料之敌安在？三截倒毙之躯。想当年鬼子在定州大唱“凯歌”，为“皇军”树碑立传之际，竟不知这种可笑的东西只配衬托出千年料敌塔的伟岸么！

贝多芬还写了一批弦乐三重奏、钢琴五重奏、六重奏等室内乐曲，我在了解它们的程度上也是白板。

由此看来，我对贝多芬音乐的了解是不全面

贝多芬是大海

刘蔚

的，或者说只是了解了一部分。这就好比我们也许读过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但假如还没有读过他的《一个地主的早晨》等中短篇小说，没有读过他的剧本和文论，不了解他的思想与艺术观念的演变过程，就不能说你已经全面地了解了托翁。

于是，在入秋之后的几个双休日中，我把有“钢琴新约全书”之称的

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陆陆续续完整地听了一遍，10首小提琴奏鸣曲与5首大提琴奏鸣曲也欣赏完了。接下去，还准备将他的弦乐四重奏、钢琴三重奏、弦乐三重奏等室内乐作品都听一遍。

当然，“乐圣”的室内乐作品仅听一遍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贝多芬的《英雄》《命运》《合唱》交响曲表现的是巨人般的雄健伟岸与升华，那么，他的室内乐作品呈现出了与其交响曲、协奏曲不同的美，“呢呢儿女语，恩怨相尔汝”，亲切，人性化，指向人的内心。比如那首为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低音提琴、圆号、单簧管、大管写的七重奏（作品20号），作于1779—1780年，当时贝

此一游。”此话的来历，至少要追溯到齐天大圣孙悟空。

料敌塔脚下还有一座小塔，上面刻着一行大字：“建设东亚新秩序纪念碑”，标准的楷书，字口如新。一行落款，凿损难辨。金石之躯，居然寿不如人：不过八年，碎尸三段，委骨穷尘。登塔四望，定州这座普通的小城，丝毫没有边境的气氛。所料之敌安在？三截倒毙之躯。想当年鬼子在定州大唱“凯歌”，为“皇军”树碑立传之际，竟不知这种可笑的东西只配衬托出千年料敌塔的伟岸么！

贝多芬还为长笛写过奏鸣曲，甚至为曼陀铃这种民间色彩很浓的乐器写过作品，聆赏之后，觉得这些乐曲篇幅短小，但都优美清新，玲珑可爱。

贝多芬曾赞美巴赫，他不是小溪（Bach，德语的另一层意思，即小溪），是大海。贝多芬本身又何尝不是大海？他的音乐像大海一样博大精深，斑斓美丽，风光无限。到贝多芬的音乐大海中去遨游，去探寻，是我们的幸福，哪怕穷尽我们毕生的时光也乐此不疲。

2014年，积石兄在微信里开了个《今日印相》专栏，每天一印，倏忽已过365日，其勤奋可嘉。圈内艺友如时安、鹏举、长江、子序、龙宝、少校、福宝、许可、鸣华、梦石、继平等，还有韩门师兄，常作点赞，豆庐韩先生也时来评赞几句，好不热闹。

每日坚持一印，实不容易，要有充足的底蕴。曾问他是否有以旧充新，他倒也不否认。但那也要有积淀才行。他过去曾出过《香港百年风云》《上海国际友好城市》《民族魂——历代名人名句印集》《百佛印图集》等印谱。做专题印系列，他是老手高手，天长日久，库中有货，并不惊奇，所以他才敢天天出招数，博大家天天笑笑。

积石治印，不追求奇怪之态，善以平淡出之，但是淡而有味。他常说：“没有味道就不灵了”。那么，他的印味道在哪里呢？就是厚实，用艺术行话来说，布局是平中而不平处，线条是拙朴而不直白。如“有信人间不再蹶”一印，笔划伸缩中分出疏密；如“大吉祥”一印，点画欹倾却自然坦然。他的印常无定式，随缘变形、变势、变化。他的解释是“想怎么刻就怎么刻”，摆脱技法的束缚，不要为自己作框框，所以古玺印到了他的手下，便成了“类古玺”，不似之似，如“贫富由来都是客”印，字是金文，式如汉晋。他偶尔也刻鸟虫印，但不作繁缛，以简笔出之，净透着简约朴实的风格。

《今日印相》上最被人称赏的，是他的佛像印和肖形印。他印中之佛，常以一道道的线段表现衣袍帷幔，这线段大见功力，能与文字印中的拙朴、平淡互通神仙的。其次是佛像的面庞，不论大还是小，简还是繁，都是面相平和，含笑慈祥。韩先生称赞他的佛像印更胜于文字印，是对他佛像印精湛造诣的高度赞许。

在积石兄的微信上，常见他以宾虹之法写的山水画，简淡氤氲，如梦似幻。他说他不是画家，“画画只是白相相的”。白相相三个字，对他来说就是自娱自乐，不当其真，故而没有压力，放得开。放得开，不拘束，恰又是做画家的条件之一。他的“白相相”大有禅味呢！他偶尔也在微信上发发议论，也是随意发挥但又深刻、自信，如说“当下艺术之审美理念，不在作品之丑与美，而在权与利体现的造势。我等自娱，一笑观之”。言词之外，颇有讽刺意味在。

我俩饭余茶后，曾一起交换过对篆刻个人风格的思考。他说“风格是不能强求的，要自然形成”，还说过“艺术是生活文化之积累、延续和发展。万物新生，皆有个性，自出面目”，我表赞同。我认为个人艺术风格的形成不应与追求别具一格的腔调等同其观，如果刻意追求一人一面，就如同常年只穿一身衣服，换一个打扮，别人就不认识了。他对我的说法也表许可。

积石兄喜爱作诗，微信上隔三差五会挂上新作。去年一年他发了近百首诗，多为旅游和论印之作。每发一首，总说是供大家一笑，但大家赞过之后，多愿意与他推敲磋商。同道中有人时不免要对他诗句的拗口扶正理顺，他都不太在意。他用词确也有涩行一面，但那是甘苦自知，也是自娱自乐之一种。他是属于“百涩词心不要通”（易大厂句）一族的，词序搭配有时刻意避开平白，文人好古，可以理解。顺便一说，他对槐堂陈师曾的印是推崇备至的，对大厂居士的印也是推崇的。但他的诗绝不是硬填出来的，而是发自性灵的，这一点与易韦斋绝然不同。诗的创作这里不作多谈，还是看看他诗中的想头吧。

他在去年12月9日上挂的《砚边拾得》一首说：“出笔初闻莫自狂，欣然应用乱书房。

已开眼具追平淡，但约心期下大荒。篆隶绵连身世比，烟云变化古今忘。奈何守拙胸罗久，呵护莲峰度寸肠。”

他在动画烟云的时候，是忘古忘今，不拘陈法的。他追求平淡，是立于大开眼界基础上的。他的《东天目山纪游》诗有句云：“……长远水声花烂漫，崇高山路石徘徊。知他香客坐禅去，东海龙王已早来。”对待篆刻，他也像游客一样在石路上徘徊，但最终的崇高山路必定就是这样走上去的。

李志坚

长远水声花烂漫



书法 邵波然

十日谈

申城卫士

明日介绍一位机智的反骗斗士。

